

作家谈写作

抵达是我不懈的

追 求

□ 韦晓明

反映当代中国留学生生活的中篇小说《底流》在《中国作家》杂志发表时,不少朋友就问我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一个题材。其实这个题材之于我,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很自然的事情。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,我较早地关注了留学生问题;而作为一名留学生家长,我对这个题材有着天然的可以直接进入的条件。

到目前为止,我仍然认为欧洲是中国留学生最好的去处,所以2015年5月,当得知儿子被派往比利时根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,我就由衷地感到了高兴。两年后的夏天,趁儿子有半个月的休假,我和妻子从北京出发,飞抵比利时布鲁塞尔,成就了一次西欧之行,也成就了小说《底流》。

古老的根特教堂遍布,建于13世纪的圣尼古拉斯教堂非常有名,教堂高大雄伟,直插云天,夺魂摄魄。从儿子寓所去圣尼古拉斯大教

堂广场,经过莱斯河上的圣米歇尔大桥,是路程最短的捷径,桥西端有座石头垒砌起来的老房子,高达4层,这里开了家中餐馆,名字就叫锦江饭店。每次经过圣米歇尔大桥,我都要驻留片刻,仔细打量饭店的中文匾牌和饭店门口爬满半幅墙的一架百香果。当时就有个念头,要写部中篇小说。这家饭店和这架百香果,后来成了《底流》中的重要场景。

随着全球化和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,中国留学生人数也逐年攀升,仅留学读博,国家每年就派出1万人,自费留学的本科、硕士生,已是一个难以统计得准确的数字。留学生群体的低龄化,以及出国前未接受过相关培训,致使留学生中出现不少问题,比如不团结、不善于沟通交流、语言能力不足导致学习压力大、荒疏学业游戏人生等等。为国内亲友做“代购”,就是中国留学生引起

所在国严重关注的一个痼疾。

高中毕业到根特留学的潘灵艳,家境本来不错,父亲是大苗山一家信用社的领导,潘灵艳又是父亲视为掌上明珠的独女,她做“代购”,起初出于新鲜好奇。恋上到根特大学读博的陈凌后,潘灵艳全身心投入。因为要对这份爱有所付出,又因为父亲在经济上涉嫌犯罪被查,她的生活来源戛然而断,“代购”从此绑架了她,还险些让她踏上了不归路。

博士生陈凌心高气傲,时时处处企图独占上风,他勤奋、用功,天分不低,学研成果突出,他因此而瞧不起同是博士生的韩远方和宋雨时,他对潘灵艳的始乱终弃,究其原因也是他灵魂深处的“占有”和“灭杀”邪念作祟。期待陈凌最终在现实面前能有所醒悟、忏悔、自新,从而华丽转身,真正践履其报效祖国的美好愿望。

小说1号人物韩远方,性格温和敦厚,为人正直朴实,能处处为他人着想,也善于发现同龄人的优点,在给他人以真切关怀的同时,也能从他人的长处中汲取力量。因为他,根特4名中国留学生才能和睦相处,抱团取暖。韩远方身上折射出来的光辉,映照在伙伴们,点燃了他们的斗志。实际上,他也是这批留学生中无形的领头大哥。

宋雨时才气充沛,在根特大学留学的时间也最长,从硕士一直念到博士。因为禀赋高,他能够在繁重的学业之余,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,视野也就格外的开阔。他与陈凌两人之间的缠斗,实际上就是两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的无聊游戏。

留学生涯,并不全是荣耀、热烈、光鲜,远离故国的孤独感、学业受困的挫折感、生活不适的凄凉感……全都得由留学生自己兜起。4名80后90后留学生,在根特这块异国异乡

土地上,挥洒了他们人性中美丽和缺陷,令人感叹、唏嘘、悲悯。

我将小说中的人物设定于与西部一座城市有牵连,是想要让小说出发和抵达的基础更加宽厚扎实。我对于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的了解,还是比较深入具体的,这就为小说情节展开提供了充足的便利。我写小说,向来是只考虑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形象类别,一俟定型,便信笔写开去,从来不做全面完整的构思。因为所有的形似成熟完整的构思,在写下去之后势必必要走样。而人物性格的逻辑,生活本身的法则,力量都极其的强大,大到足以直接抵达小说的“真”。

感谢读者朋友们的鼓励,我将在你们的激励下,一如既往地向前进!

作者简介:韦晓明,苗族,广西融水人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现为《龙城教育》主编。

缓缓放开你的手

□ 展爷

霓虹闪烁,折射入窗,厅内色彩堂皇。天龙泉犹如一勺春水,把麻哥的脸浇出一朵盛开的花。麻哥和铁儿的关系到底有多铁?这么说吧,除了不换老婆,两人的东西都是可以交换使用。铁儿的衣柜里,常年挂着麻哥送来的高档西服,口袋里揣着一张银行卡,供铁儿随时刷用;铁儿绞尽脑汁从越南弄来的紫檀床铺,就在麻哥卧室里摆着,睡得乌黑锃亮。两人老婆又是大学闺蜜,好得无话不说,上厕所也是牵手同去。婚后更甚,两个女人经常把男人轰到客厅喝酒,锁上卧室,相拥上床,咯咯乐着,一夜趣事聊到天亮。等到有了孩子,更是令人咂舌,麻哥儿子和铁儿女儿青梅竹马,上学同班同桌,放学相伴回家,一路嬉闹,两小无猜,仿佛麻哥和铁儿成为亲家已是水到渠成的事,只是时间问题了。麻哥掐着指头,跟我数说两家亲密无间的乐事,动情之处,竟然笑出眼泪,犹如怒放的鲜花溢出幸福的露珠。我举起酒杯,钦佩不已:“人生得一知己,足矣。”麻哥一仰脖子满杯饮下,一脸得意:“所言极是,割头换颈的兄弟,万金不换。”

一

河水丰盈,鱼儿穿梭,初夏垂钓的好季节。今日周末,我给铁儿发了短信:“下午三点钓鱼,晚上一起吃饭。”良久不见回复,我立即醒悟,铁儿和麻哥两人共度周末,多年来雷打不动,我扯他出来,岂不成了令人生厌的第三者插足?我赶紧发去短信:“有事,改期钓鱼。”沿阶而下,踩过滩涂,甩下渔线,席地而坐,身后有人“叭”地扔来石头,水面砸出一个浪坑。转过身来,铁儿一脸坏笑,眼睛亮亮闪动。我的眼光在他身后搜索,惊愕了:“麻哥没跟你来?”他说:“您说改期,怎么又来?”我说:“你俩周末形影不离,今日他竟然放你鸽子?”铁儿脸上的笑纹一点点收敛,抹成一块板砖:“钓鱼又不是打架,用得着那么多人?”

我和铁儿像是互相斥问,刨根问底,但谁也不给对方答案。晚餐桌上,酒过三巡,我们聊起了文学。正在兴头,铁儿手机尖锐响起,他瞄一眼,脸便沉了,想了一想,还是接了:“我跟朋友谈事,稍后再聊。”说完就挂掉了。再聊几句,铃声又如豆爆炒,不依不饶,铁儿

脸黑扭曲,不耐烦接了:“我真的有事……哎,局长,您好,您跟我兄弟喝酒啊!”身子如弹簧跃起,弯腰鞠躬,毕恭毕敬哎哎应答。我从洗手间回来,铁儿身子松散,仰面陷在沙发,嘴上漫不经心:“行了,给你题写一幅字,让我兄弟带去,别来我家。”显然,铁儿是跟另一个人说话了。今晚请客,我倒像是毫不相干的局外人,跟铁儿说话都得见缝插针。好不容易稍有静寂,我说:“哪个兄弟?”铁儿对我歉意一笑,唉地叹息:“还能是谁?”

二

红水河畔翠竹依依,芳草青青,船只抵岸触了暗礁,忽地惊起一群白鹭。我的肩膀落下一只手,警醒回头,麻哥嘴上滚着一根烟,张嘴一吐,呼的一声,那烟射入水里,瞬间卷走。他两手犹如缠绕的藤蔓,将我扯进“巴楼人家”酒楼。麻哥摸出手机,我赶紧压住:“别打给铁儿,他在静心写长篇小说。”麻哥一脸嗤笑:“谁说他打给他?”说完摁了号码,塞进耳朵:“弟妹啊,铁儿写书,关了手机,你敲门进去,有个重要哥们非得跟他说两句哩。”手机伸到我的耳畔,传出瓮声瓮气声音:“哪位?”我说:“还没写完?”那边静了一下,语气婉转:“大哥,他又缠您?”我说:“注意休息,还没吃饭?”我们的问题依旧没有答案。出版社催促火急,铁儿正在争分夺秒,瞎问两句,就挂断了。

麻哥吧嗒点烟,鼻孔飘出两条白虫,笑声在嘴上爆裂:“给人题字,不就挥两下笔吗,多大点事儿啊?可铁儿拒绝,经常让人吃了闭门羹。我有他家钥匙,开门进去,他还穿着大裤衩伏案写书。求字客商掩嘴直乐,回来一个劲致谢,说我让他目睹了大师的凡身肉体啦。”我听得头皮发紧:“麻哥,您不该这样。”麻哥甩手,满不在乎:“没事,我跟他,还分谁和谁呀?切。”我说:“近两年来,您在公司专门留给铁儿的写作室,他好像忘了,宁可窝在家里的窄小书房,写得满头大汗,也不去您那里享受空调果茶了。”麻哥一怔,烟虫爬回鼻孔,又从嘴唇缓缓泄出,他说了另外一番话:“我创业不易,官商都得交往,铁儿是名人,我也沾光不小,办事顺畅很多。有时他接个电话,我就有可能谈成一单生意。”

三

两只野鸭水中扑腾,浪尖迭起,嘎嘎有声。我拍麻哥肩膀:“再好的心腹兄弟,也得如两只刺猬,注意留有空间。离得太远,感受不到温暖;离得太近,就会扎痛对方。”麻哥张嘴刚要说话,我竖起指头制止了:“这就比如跳跳恰恰舞,你进一步,我退一步,互不影响,但又默契。倘若抢拍,或者以自己为中心旋动,就会绊脚,谁都不会愉快。”

一只野鸭沉入水中,另一只拍翅跃起,遁入草丛,牵扯着麻哥游离的目光。我吱地吸下一口茶:“如果固执地把朋友的空间占为己有,攥手不放,谁都会疼。你要生意,他要安静,好朋友就要给对方真正需要的东西。他打瞌睡,你只需递去柔软枕头;如果你硬塞给一捆钞票,他睡不着了。”

麻哥目光如锥,向我脸上直直扎来,脸上浮起笑云:“你拐弯抹角找我,另有所图吧?我应该想到,你是最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的。”

我一时语塞。眼看事儿变凉,可能就要竹篮打水了。麻哥咳了一声:“您费心了,谢谢。以后有事,我先电话给您,由您转达,可好?”

我被一口热茶噎住。

四

从此,我彻头彻尾成了麻哥和铁儿的秘书。犹如地下情报站,双方都不露面,信息员却脚后跟踢着屁股走路,日子全被打乱。更为糟糕的是,两人埋怨、愤怒、烦恼、焦灼的言辞,犹如水坝坍塌,一股脑儿泄洪而来,我的耳膜已经沉沦,陷落成了容纳垃圾的臭水塘。夜深人静,铃声如鬼魅,他们仿佛不约而同,各种委屈向海纳百川的第三者倾诉,把我当成一吐为快的痰壶,大倒苦水。帮人传话,实在难以拿捏分寸,两人听得一惊一乍,往往责问:“他真的这么说?”我像是缺少少两的商賈,两头不讨好。麻哥经常应酬,酒后频频来电:“我跟铁儿、展爷是饮食盟誓的兄弟!来,您跟展爷聊两句!”一桌十人,认识和不认识的,无一例外醉话连篇,突突喷射,在我耳朵狂轰乱炸。手机铃声让我心惊肉跳,寝食难安,精神恍惚,走路连连撞着电杆。终于有一天,我如火山爆发般嘶力竭地对电话筒怒



吼:“我再也不管你们的破事了!”话一出口,余音绕梁,我却自己惊呆了,久久才挂电话。

五

亲密朋友,如何一步一步走上陌路?我渐渐明白,一段友情如果过于以自我为中心,是无法善始善终的。钱钟书在《论朋友》中说:“假使爱情是人生的必须,那么,友情只能算是一种奢侈。”但凡人生,每个时期都会替换不同的好友。并非故意忘旧或薄情寡义,只是想化繁为简,自然而然。漫漫人生,相伴走到黄昏的好友,从来就是懂得分享,舍得割让。缓缓放开你的手,在各自空间心平气和,静静传递平安祝福;他日有缘再见,再缓缓牵起你的手,望云卷云舒的天空,心无旁骛,恬淡从容。

晚霞染火,河水落红。曲径深处,铁儿和女儿在挽臂散步。我走上前:“你女儿上初中了吧?”铁儿抬头,柔声地说:“你女儿在省城读高中,选读文科还是理科?”我说:“在县城读初中,压力不会很大吧?”他说:“南宁的高中学校,宿舍都装有空调吧?”两人有一搭没一搭说话,好像永远没有明确答案。脚下残枝败叶,吱吱作响,踩出骨头断裂的声音。不经意间,我瞥见麻哥正在遛狗,迎面走来,嘴上哟哟叫着。他一抬头,楞了一下,像是偶遇刚刚认识的人,微微点头,不咸不淡打声招呼,不多一句寒暄,径直往前走,渐行渐远。这边的铁儿仿佛压根儿没看到,身子前移,两腿加快,脚步蹭蹭。

两人擦肩而过。我却犹如一截老木根桩,原地站立,呆呆看着人们从前面走过,又从后面走来。

作者简介:展爷,本名覃展,男,壮族,广西大化人。广西作家协会会员,曾在《民族文学》《广西文学》等报刊发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杂文、报告文学等100多万字。